

九尾龟(上)

〔清〕张春帆 著

第一回 谈楔子演说九尾龟 访名花调查青阳地

龟有三足，亦有九尾。《尔雅》注云：南方之龟有九尾，见之者得富贵。古来麟凤龟龙，列在四灵之内，那乌龟是何等宝贵的东西！降至如今，世风不古，竟把乌龟做了极卑鄙龌龊的混名，妇女或有外遇，群称其夫为“乌龟”。这是个什么讲究呢？大抵也有一个来历，诸公静听，待鄙人慢慢的说来。

从前管仲设女閭三百，以为兵士休宿之所，这便是妓女的滥觞。唐时官妓多隶教坊，设教坊司以管领女乐。那教坊中的人役，皆头裹绿巾，取其象形有似乌龟。列公试想：那乌龟一头两眼，不多是碧绿的么？还有取义的一说，是龟不能交，那雌龟善与蛇交，雄不能禁，因此大凡妇女不端，其夫便有乌龟之号。在下这部小说名叫“九尾龟”，是近来一个富贵达官的小影。这贵官帷薄不修，闹出许多笑话，倒便宜在下，编成了这一部《九尾龟》。

闲话少提，书归正传。且先将一个风流才子架弄登场，好为诸公解秽。正是：

莫把酒杯浇块垒，且将绮梦说莺花。

且说这名士姓章，单名一个莹字，别号秋谷，江南应天府人氏，寄居苏州常熟县。生得白皙丰颐，长身玉立。论他的才调，便是胸罗星斗，倚马万言；论他的胸襟，便是海阔天空，山高月朗；论他的意气，便是蛟龙得雨，鹰隼盘空。这章秋谷有如此的才华意气，

却又谈词爽朗，举止从容，真个是美玉良金，隋珠和璧，一望而知他日必为大器的了。

只是秋谷时运不济，十分偃蹇，十七岁便丁了外艰。三年服阕，便娶了亲。他夫人张氏，身材不长不短，面孔不瘦不肥，虽不是绝世佳人，恰也不十分丑怪，但是性情古执，风趣全无。若在别人，原也不至夫妻反目，无奈秋谷倚着自家万斛清才，一身侠骨，准备着要娶一个才貌双全的绝代名姝，方不辜负他自家才调，娶了这等一个平庸女子，叫他如何不气？气到无可如何之际，便动了个寻花问柳的念头，就借着他事，告禀了太夫人，定了行期，收拾行李，便登舟往苏州进发。

不一日到了苏州，在盘门外一个客栈名叫“佛照楼”的住下。那苏州自从日本通商以来，在盘门城外开了几条马路，设了两家纱厂，那城内仓桥滨的书寓，统统搬到城外来，大菜馆、戏馆、书场，处处俱有，一样的车水马龙，十分热闹。

秋谷落栈之后，歇息了一日，不免往书场、戏馆去涉猎涉猎。坐了几天马车，吃了两回大菜，觉得苏州马路的风景不过如此，与上海大不相同，虽然灯火繁华，却时时露出荒凉景象。日间欢场征逐，自有那一班朋友声应气求，到也并不寂寞，只是到了酒阑人散之时，客舍独居，孤灯相对，你道这样风流人物，怎生消受得来？

一日夜饭后并无应酬，信步出栈望马路走来。见那来往兜圈子的马车上坐的那些倌人，真是杨柳为眉，芙蓉如面。同着客人坐在一车的，更是佯嗔娇笑，情态动人。只苦的自己初到苏州，并无熟识，只得走到一家书场名叫“余香阁”的，走了进去，拣张桌子泡茶坐下，细细的打量台上倌人。只见左首第三座上坐着一个倌人，年纪约十六七岁，珠光侧聚，佩响流葩，眉锁春山，目澄秋水，那粉颊上晕着两个酒涡，似笑非笑的低头敛手，坐在那里弄衣角儿。秋谷一眼看见，吃了一惊，那双眼睛就如被他勾了去的一般。登时神魂不定起来，便呆呆的看着他。

一会儿，那堂倌在傍凑趣，低低的问秋谷道：“这倌人名叫许宝琴，名气很大。今年尚只十六岁，唱得好一口京调。老爷可要点他两出？”秋谷不答，只微微的点一点头。堂倌便如飞去取了粉牌过来，并拿一枝笔递给秋谷。秋谷提起笔来，写了两出《朱砂痣》、《琼林宴》的京戏，《卖花球》、《白兰花》的两支小调，顿时喊上台去。原来苏州规矩与上海不同，点戏是当台招呼的。

那倌人听有客人点戏，抬起头来，飘了秋谷一眼，又微笑一笑，只觉媚眼横波、红潮上颊，越显得光容绰约、丰彩飞扬，喜得秋谷色舞眉飞，十分得意。又见一个年轻大姐，手拿着银水烟袋，下来装烟，便问秋谷尊姓，随即应酬了几句，秋谷一一的回答了。

此时许宝琴抱着琵琶，弹了一套开片，背脸儿亢起娇声来，虽不是裂石穿云，却也引商刻羽。唱过一段《朱砂痣》，便把琵琶捺低一调，低低的唱那小调《白兰花》。唱到关情之处，星眸低漾，杏脸微红，把眼波只顾向秋谷溜来。台下看客齐声喝采，到把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来。

一会宝琴唱完，对那大姐使一个眼色，那大姐便又下来装了几筒烟，说声：“对勿住，停歇请过来！”便扶着宝琴姗姗而去。临行之际，又向秋谷一笑，方才下楼去了。秋谷急叫堂倌算好了帐，立起身来跟下扶梯。许宝琴还未上轿，立在门口。见秋谷匆匆的下来，含笑招呼道：“章大少，啥勿一淘到倪搭去嘎！”秋谷答应道：“我正要去坐坐，你叫大姐同我去罢。”宝琴便叫那大姐道：“阿仙，格末倪先转去哉，耐同仔章大少要就来格啰。”阿仙答应一声，宝琴便上轿走了。

秋谷同着阿仙一路问答，慢慢的走过了甘棠桥。秋谷早看见了许宝琴的牌子，便进门登楼，相帮叫了一声：“客人上来！”宝琴早换了衣服，接到扶梯边，秋谷携了宝琴的手，同进房来。抬头一看，房间虽然不大，收拾得十分富丽。

秋谷便在炕上坐下。宝琴敬过瓜子，细细的打量秋谷。正是二

月初天气，见他穿着一件白灰色灰鼠皮袍，玄色外国缎草上霜一字襟坎肩，外罩天青贡缎洋灰鼠马褂，颜色配搭得十分匀衬。长眉凤目，白面丰颐，英爽之气，奕奕逼人。觉得眼中从未见过这样人物，不觉亲热起来，挨着秋谷身旁坐下，应酬了一回。秋谷看他言语之间尚觉有些羞涩，便知初入青楼，不是那林黛玉、翁梅倩一流人物。又见他低颦浅笑，顾盼生怜，不由心花大放，便向宝琴说道：“我今日虽然还是第一次来，竟要在这里请几个客，不知房间可空不空？”宝琴笑道：“只要大少肯照应倪，是再好勿有格事体，倪阿有啥倒勿肯格？”便回头叫房间里娘姨，交代一台菜下去。

秋谷叫拿笔砚过来，写好请客票。发去不多一刻，客人陆续到来。发过局票，秋谷叫起手巾，其时台面已经摆好，大家入座。其中恰有一位客人，是秋谷最敬重的朋友，双姓东方，单名一个瑶字，又号小松。生得仪容俊雅，眉目风流，素有璧人之目，同秋谷意气相投，时常会面的。当下到了席中，一眼先看见了许宝琴，山花宝髻，石竹罗衣，神彩惊鸿，珮环回雪，不觉呆了一呆。又见秋谷与他非常亲热，眉语目成，又如飞燕依人，夭桃初放，便大笑道：“秋谷说苏州地方并无相好，这位贵相知难道是天外飞来的不成？快快实说，是几时做起，为何瞒着我们，是何道理？”秋谷尚未开口，宝琴早已两颊通红，扭转身子，恰好与小松打个照面，更加不好意思，低下头去，口中咕嚅道：“耐笃总是实梗瞎三话四，阿要无淘成，倪是要板面孔格。”秋谷听了好笑，便道：“这位方大少，天生的不老成，没有好话说的，你只当他放屁就是了。”又向小松道：“我向来作事从未瞒你，此处我实是今日第一回来，在余香阁点戏之后，钉梢回来的。你不信，只顾问房间里人便了。”那房间里娘姨阿彩、大姐阿仙，一齐说道：“方大少，勿要勿相信。轧实章大少是今朝做起格勒，倪阿肯骗耐嘎。”

小松听了，方才相信，想了一想，又摇摇头道：“我只不信。既然是今天做起，为甚你们先生的神气，倒像与章大少是老相好一

样，是何道理？”小松说到此际，早被秋谷捏了一把，使个眼色，小松方才住口。秋谷悄悄埋怨他道：“你取笑也要看地方起的。我今天初次在此请客，你便如此胡言乱语，倘被他真个板起面孔来，你我岂不大家没趣？”小松笑道：“你不要来吓我，我是不怕的，你只好好的叫他转个局，我便不开口了，你肯不肯？”秋谷不觉大笑道：“原来你说了半天，是要割我的靴腰，何不早说，恰要绕着弯儿说呢？”便叫宝琴转过去坐在小松旁边。宝琴抬起头来，着实钉了秋谷一眼，也不言语。秋谷又催一遍，宝琴方才对着小松说道：“方大少，对勿住。倪间搭格规矩：一帮里客人勿做两个格。阿好谢谢耐，勿要扳倪格差头。倪情愿吃子一杯罚酒末哉。”说罢，便叫阿仙取出一只鸡缸杯来，斟了一杯热酒，立起身来，将杯照着小松，竟自吃干了。小松倒也无可再言。停了一会，忽然笑道：“可恶可恶，我在堂子里头顽儿，总弄你这促掐鬼不过，你总要占个上风，究竟我同你是一样的人，难道我短了什么不成？”说着，又问宝琴道：“你看我们两人，倒底谁的风头好些？”宝琴听小松说得好笑，不免面红一笑。暗中又飞了秋谷一眼，早被对坐的客人名叫孔伯虚的看见，便笑道：“据我看来，秋翁与小翁二人正是工力悉敌，可算得瑜亮并生，一时无两。只是宝琴的意思有些看不上小翁，或者小翁的内才短些，比不上秋翁的精力，那我们外人就无从晓得了。”说得合席大笑起来。恰好各人的局陆续到了，彼此打断了话头。

酒过数巡，小松鼓起兴来，便要摆五十杯的庄。秋谷微笑道：“你这种的酒量也敢摆庄？待我来打坍你的。”于是攘臂而起，正与小松旗鼓相当。旁坐一个姓吴的劝道：“五十杯太多，留几杯等别人来打，你打了二十杯罢！”秋谷依了，便与小松五魁三元的叫了一阵。二十杯庄打完，秋谷自己也输了十五六杯，秋谷慢慢的喝了十杯，还有五杯，便折在一个大玻璃缸里，回过身来递与阿彩，叫他代饮。阿彩刚刚接过，早被宝琴劈手夺来，一口气咕嘟嘟的竟喝了一个干净，面上早红晕起来，放下杯子，那两只秋波水汪汪的更加

了几分风韵。小松只顾与别人撙拳，竟不理睬。秋谷却是留心的，见他杏眼微扬，桃腮带涩，心上觉得好生怜惜，只是说不出来，便低低的合他说道：“你何苦这样拼命的喝酒，喝醉了便怎样呢？”宝琴微笑不答，秋谷更是魂销。两人相视了好一会，小松的庄早已打完。小松除代酒外，自家也喝了三十余杯，觉得有些沉醉，从腰间掏出一个表来一看，早已指到十二点三刻了，便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们散罢！好等你们两人细细的谈心。”上过干稀饭，各人都掏出两块洋钱放在桌上。秋谷也取出下脚四元，添菜两元，一齐放在台上。相帮进来收拾台面，把洋钱数了一数，七个客人共是十四块，一总二十块洋钱，便高叫一声；“多谢各位大少。”拿了洋钱出房去了。

看官且慢，你道此是什么规矩？原来姑苏书寓规条，大凡请客，须每位客人出台面洋两元，谓之“丢台面”。朋友请吃花酒，若非素日知己，不肯到场。因不但赔贴局钱，又要现丢台面，绝非上海请吃花酒，客人到了就算赏光的风俗。再如上海碰和一概十二元，苏州却无论长三么二均是八元。以前上海青楼风俗，凡生客进门，馆人必唱京调或小曲一支，名为“堂唱”，恰须现钱开销。现在上海此例已除，姑苏却至今未改，这是苏、沪不同之处。在下预先一一申明，免得要受看官的指摘。

只说客人散后，只有秋谷未曾回去，就在那里借了一夜干铺。名说干铺，只怕明干暗湿也未可知，不在话下。

秋谷睡至晌午，方才起来，洗漱已毕，待要回栈，宝琴叫相帮到正元馆端了一碗一钱六分生炒鸡丝面来，让秋谷吃了；又亲自替秋谷梳了一条辫子，方才放他下楼，又叮嘱他晚上要来。秋谷一一答应了，自回栈去，仍就睡了。约至三下钟，方睡醒起来，随意吃些东西。正待出去，只见许宝琴家的阿仙笑嘻嘻的走进来，道：“章大少，阿是刚刚起来勒？倪先生到书场浪去哉，请耐去点戏。”秋谷也无可不可的，同了阿仙走到余香阁。

正待上楼，只见一顶馆人轿子停在门前。眼前觉得毫光一闪，

走出一个信人来，穿一件黑地银花外国缎灰鼠皮袄，下衬品蓝花缎裤子，玄色缎子弓鞋不到四寸，眉眼虽比许宝琴略逊，那一种的丰姿袅娜，骨格轻盈，却比许宝琴更加妩媚。秋谷立在扶梯边，一直等到他上了楼，目光尚有些定定的，被阿仙从后推了一把，道：“阿是看得头里向有点浑淘淘哉，快点上去哩！”秋谷被他一推，吓了一跳，不觉得自己好笑，便走上扶梯，拣一个座位。刚刚坐下，堂倌早送了点戏牌过来。秋谷且不点戏，问着堂倌，那外国缎袄的叫甚名字。堂倌道：“他住在谈瀛里，名叫花云香，还是新近从上海来的，章老爷可要也点他两出？”秋谷要过笔来，便写了《二进宫》、《龙虎斗》、《探寒窑》、《铡美案》四出，都要花云香与许宝琴两人合唱。

堂倌喊了上去，花云香听得分明，回头一看，就是楼梯边的相遇人，不免低头一笑，随叫娘姨下来装烟。许宝琴却着实的钉了秋谷一眼。秋谷虽也看见，并不理会。花云香先和了弦，唱出一段《二进宫》。许宝琴随接唱下去，唱到末尾一句，两人一齐背过脸去，把琵琶放高一调，全用轮指合唱。那一声摇板却唱得顿挫抑扬，十分圆稳。秋谷喝一声采。随后又合唱了一出《铡美案》，许宝琴便先起身走了。只有花云香又独唱一出《探寒窑》，那喉咙愈唱愈高，愈高愈亮，唱到极高之后，一落千丈，就如银瓶落井一般，落到一半却又陡然提起，又如鹤唳入云，声声摇曳，真是珠喉遏月，逸响回风。只听得台下喝采之声轰然不绝。秋谷异常得意。花云香唱完之后，方才立起身来，正走秋谷面前经过，向秋谷点一点头，下楼去了。

秋谷见他走了，无精打采的付了帐，慢慢的下来。才到楼下，不防阿仙候在门口，便一把衣袖拉了秋谷，一直拉到甘棠桥，进门推他上楼。只见宝琴欲笑不笑，一付尴尬面孔，道：“章大少，耐倒有功夫到倪搭来坐坐，啥勿到花云香搭去嘎！”秋谷听了笑道：“你们这班人实在难说话得狠。叫了我来，又叫我到别处去。我就依

着你的吩咐，到花家去。”说着，假做回身要走，早被阿仙一把拉住，说道：“耐阿要好意思格！花家里明朝去未哉，倪搭小场化，委屈耐点阿好？”宝琴接口说道：“耐放俚去哉，看俚阿好意思走出去。”秋谷呵呵笑道：“你们不要我去，也就罢了，何必做出许多生意筋络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坐下。

宝琴问道：“阿要吃夜饭哉，就倪搭便饭，去叫仔两样菜阿好？”秋谷正待写菜去叫，只听楼下喊声“请客”。把请客条子递将上来一看，原来是小松请到如意里金黛玉家，上面写着“客齐坐候入席”，秋谷便立起身来。阿仙便说道：“章大少，阿要带局去罢，省得来叫哉。”秋谷点头道：“也好。”因如意里与许家只隔一桥，便不用轿子，催许宝琴换好了出局衣裳，二人携手出门。

到了金黛玉家，问了房间，恰在楼下。小松早在房门口招呼，进房坐下，满房客人都与秋谷相识，不用套谈。小松见秋谷同着宝琴，便道：“你带局来，倒也简便，可还叫别人么？”秋谷因叫小松代写了一张花云香的局票，一同发去。

少时，大家入席，花云香早姗姗其来，进房含笑叫了一声，便坐在秋谷身后。秋谷不及应酬，便留心打量金黛玉的妆束。只见他：淡扫蛾眉，薄施脂粉，穿一件蜜色皮袄，衬一条妃色裤子。风鬟雾鬓，虽非倾国之姿；素口蛮腰，稳称芳菲之选。那边小松见了花云香，也打量了一会，忽嚷道：“不好了，又被你抢了一个去了！怎么我到处留心，总没有好的；你遇见的，总是好的呢？”秋谷道：“你为什么总是这样脾气？今天是你自己的主人，劝你少说两句罢！”说着，金黛玉起身斟了一巡酒，众客人的局也来了。花云香先唱了一出《取成都》。唱完了，对秋谷说声“献丑”，秋谷说声“辛苦”，便慢慢的谈起来。两人咬着耳朵不知讲些什么，许宝琴却看着冷笑。偶而秋谷回过身来同宝琴说话，宝琴却只是扭过身去，不肯理他。

秋谷正在没做理会处，小松斟了一大杯酒要与秋谷照杯。又笑道：“知己希逢，佳人难得，你快干了这一杯。”秋谷猛然听得，触

起他的心事来，长叹一声，举杯一饮而尽，口中高吟道：“此时此景不沉醉，岂待三尺蓬蒿坟。”与小松彼此相对黯然。停了一回，小松方勉强笑道：“我们原是寻乐的，怎么倒寻起烦恼来呢？我与你还是喝酒罢。”秋谷也不回言，自己斟了一杯，又高吟道：“今日少年若长在，古之少年安在哉？”就又干了一杯。

花云香看见秋谷无故不乐，心中觉得十分难过，却又替他不得，便咬着秋谷耳朵道：“耐勿要煞死个吃酒哉，到倪搭去坐歇罢。耐坐仔我个轿子去阿好？”秋谷只点点头。花云香便叫自己的轿子来，亲手将秋谷扶在轿内。自己也立起身来，跟着走出，叫一部东洋车，傍着轿子同走。秋谷也不顾许宝琴，竟自到花家去了，连主人方小松都未招呼。正是：

名士风尘多涕泪，美人香草寄牢骚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真抑塞粉墨登场 假从良姑苏遇旧

只说方小松见秋谷不辞而别，也晓得他别有伤心，无从劝解，当下草草终席，小松便进城去了。秋谷自从坐着花云香的轿子，同到花家之后，便常在许、花二家走动，许宝琴虽只心中不悦，也无可如何。

开筵坐花，飞觞醉月，不觉已是一月有余。一日夜间，秋谷在花家吃过夜膳，想到二马路丹桂去看戏，便同着云香走出谈瀛里。那丹桂就在谈瀛里对门，不用轿子。走到戏园门口，案目认得秋谷，慌忙同了进去。苏州戏园没有厢楼，就在正桌坐下。

那时台上正在演那《翠屏山》，周凤林扮着潘巧云，虽然年纪大些，台容倒还不错。筱荣祥扮的杨雄，陈云仙扮的石秀，却也工力悉敌。末后陈云仙一路单刀，身眼手步，一丝不走，舞到妙处，就如一片电光，满身飞舞。秋谷见了高兴起来，忽然发一个奇想：自己想要粉墨登场，出一出胸中的郁勃之气。原来秋谷自幼投师习武，拳棒极精，等闲一二十人近他不得。打定主意，叫了案目过来，叫出开丹桂的老板郝尔铭走到座前。秋谷向来认得，便同他商议，要点一出《鸳鸯楼》，叫陈云仙扮武松，到那舞刀的一场，让秋谷自己登台试演。一场舞过，仍叫陈云仙上场。郝尔铭听了也觉诧异，踌躇一会，方才答应道：“照例是没有这个规矩，不过既是章老爷高兴，云仙又是我的徒弟，不比外来的武生，不妨迁就。”秋谷大喜，便取出两张十元的钞票交给他说：“这就算点戏的钱，我既硬出了这个新鲜主意，自然要多出些钱。”郝尔铭随意谢了一声收下，便走

了进去，早见挂出一面点戏牌来。随后《翠屏山》唱完，便是《鸳鸯楼》出场。陈云仙仍扮武松，那脱靠的一场解数，筋斗跌扑，十分伶俐。此时秋谷早已走进戏房，打扮去了，花云香拦阻不住。

少时，陈云仙下去，只听得锣声一响，那板鼓的声音，打得犹如飘风疾雨一般。值场的掀开软帘，秋谷执刀在手，迅步登场。花云香见了，呆了一呆，觉得另换了一副英武的精神，绝非秋谷平时缓带轻裘的态度。只见他头扎玄缎包巾，上挽英雄结，身穿玄缎密扣紧身，四周用湖色缎镶嵌着灵芝如意，胸前白绒绳绕着双飞蝴蝶，腰扎月蓝带子约有四寸半阔，上钉着许多水钻，光华夺目，两边倒垂双扣，中间垂着湖色回须，下着黑绉纱兜裆叉裤，脚登玄缎挖嵌快靴，衬着这身装束，越显得狼腰猿臂，鹤势螂形。再加头上用一幅黑纱巾当头紧扎，扎得眼角眉梢高高吊起，那一派的英风锐气，直可辟易千人。加以秋谷出身贵介，天然台步从容，拳棒精通，自尔功夫圆稳。此时台上台下，眼睁睁的都看着秋谷一人。

秋谷左手擎刀，用一个怀中抱月的架式，右手向上一横，亮开门户。霍地把身子一蹲，“拍”的一声，起了一个飞腿，收回右腿，缴转左腿，旋过身来，就势用个金鸡独立，右手接过刀来，慢慢的舞起。初时还松，后来渐紧。起初还见人影，后来只见刀光。那一把刀护着全身，丝毫不漏，只看见一团白光在台上滚来滚去，却没有一些脚步声音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猛然见刀光一散，使一个燕子衔泥，这一个筋斗，直从戏台东边直扑到台角，约有八九尺，那手中的刀便在自己脚下反折过来，“呼”的一声，收了刀法，现出全身，面上不红，心头不跳，仍用怀中抱月，收住了刀。正待进去，忽听得喝采声中，有一个妇女的声音十分清脆，高叫一声：“好呀！”

秋谷诧异起来，回头一看，只见二排上坐着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子，衣装娇艳，态度妖娆，面目有些相熟，好像那里见过的一样。一双莹莹的眼波，只注在秋谷身上。照例武松舞刀一场，便要进去。

此时秋谷见他看得认真，故意卖弄精神。好个章秋谷，另使出一番解数，把腰刀插在背后，空手开了一个四门，忽然左右开弓，连扑两交筋斗。翻过身来，脚跟尚未着地，那一把明晃晃的刀早掣在手中。这路刀法，与前更是不同，风声飒飒，冷气飕飕，刀光映着灯光，异常精采。这一路刀舞有半刻余钟，方才收住。进场换了衣服，下得台来，并不见一些儿杀气威风，依然是一个风流才子，台上仍换了陈云仙上场接演。

那知这一路刀，虽然不打紧，却引出一个人的故事来，就是那喝采的女子。你道是谁？就是三年前盛名之下的大金月兰。

这金月兰自从十七岁梳拢之后，不到一年，便有一个杭州黄大军机的长孙公子名叫黄伯润的，看中了他，花了八千银子的身价将他娶去，做了一位现现成成的姨太太。这位黄公子年方二十，正妻亡过，尚未续弦，性情极是温和，眉目也还清秀。家财巨万，门第清华。至于服食起居，更是一呼百诺，要一奉十。论起来，这金月兰也该自家知足，跟他过了一生。倘或生得一男半女，怕不是一位诰命夫人？岂非天外飞来的一段福分？

无奈上海这些做倌人的，骨相天生，万不能再做良家妇女。这班倌人，马夫、戏子是姘惯了，身体是散淡惯了。性情是放荡惯了，坐马车，游张园，吃大菜，看夜戏，天天如此，也觉得视为固然，行所无事。你叫他从良之后，怎生拘束得来？再如良家妇女，看得“失节”二字是一件极重大的事情；倌人出身的，只当作家常便饭一样，并不是什么奇事。就是那一班情愿从良的妓女，偶然见了一个俊俏后生，便由不得背地里私通款曲，这不过如家常便饭之外，偏背了一顿点心，算不得毁名败节，却轻轻的把一顶绿头巾暗暗送与主人公戴在头上。这还算是好的，更有那一种倌人，自己或是讨人，不能作主，或是欠了债项，不得自由，便拣一个有钱的客人，预先灌了无数迷汤，发下千斤重誓，一定要嫁那客人，身价不是三千，就是五千。这班寿头码子的客人却也奇怪：平时亲戚通融，友朋借

贷，就立刻翻转面皮，倒反说穷告苦，非但一毛不拔，而且还要从此断绝往来；独到了遇着这种信人，却情情愿愿、伏伏贴贴的，捧着大把的银子去孝敬他，还不敢说一个“不”字，好似儿子见了父母一样。这班人具着卑鄙龌龊的面目，怀着势利狭窄的心肠。那面目比纯钢炼就的还厚，那心肠比煤炭烧枯的还焦。目不识丁，偏会看不起读书种子；骨头鄙贱，偏要摆着那富贵的规模。真个是“投畀豺虎，豺虎不食；投畀有北，有北不受”的东西。他自己丧尽良心，所以就有丧尽良心的信人来收拾他。归根花了一注大钱，不上一年半载，得个方便，卷了值钱的衣饰，远走高飞。那时非但人财两空，连他自家的血本都丢在东洋大海去了。这便叫“信人湔浴”。借了他人的财力，自己拔出火坑；及至出了火坑，却又负义忘恩，全不顾人情天理。终究报应循环，丝毫不爽。自家拐骗的邪财，迟早原被那戏子、马夫一齐骗去。如此得来如此去，依旧是一双空手，蓄积毫无，到了年长色衰，门前冷落，这便追悔也追悔不来了。看官，你道上海的信人可以娶得的么？

闲话少提，书归正传。只说金月兰嫁了黄公子之后，同到杭州，不上几时，便觉得十分拘束，渐渐的不惯起来。就撺掇黄公子，要赁房子住在上海。黄公子道：“你的意思无非拘束不惯，要去住在上海，好游园听戏，散散心情。但是上海地方不是可以长住得的，况且你更不比从前，做了良家妇女，就要诸事小心，就是住在上海，也不能时常出去。你既然嫁了我，便是我家的人，却要依着我家的规矩。别样事情我总可答应，这件事情是答应不来的，劝你不必起这念头罢。”

金月兰听了十分不悦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心中便有重落风尘之意。存了这条心念，便时时刻刻打算私逃。苦的是侯门如海，无计可施。好容易想着一个主意：那黄府的后进一带房屋，都是楼房，最后一进的后楼就靠着城河，城河内的船都停在黄府楼下，说话都听得见的。月兰便对公子说了，要搬到后楼去住，好看看往来船上的行人。

黄公子梦里也想不到他要逃走，就应允了，任他搬去。月兰暗暗欢喜，拣了一个好日搬了上去。不多几时，买通了楼下一个船户，趁那夜黄公子不在房中，先把金银细软打了一个包袱，开了楼窗，在窗洞内吊将下去，然后自己也用一条汗巾，一头紧系窗搭，一头拴在自己腰间，又用两手紧紧扳住窗口，耐着惊吓，大着胆子，慢慢的在楼上坠下船来，连夜开船逃走。离了杭州，趁轮船到上海去了。

黄府直到明日午后，见月兰还不开门，方才疑惑。在门外大声叫唤，也不见有人答应。黄公了就晓得事情不妙，叫了两个家人打开了门，进去看时，那里有什么金月兰的影子？楼窗大开，箱笼抖乱。开箱看时，所有金珠宝首饰，值钱细软，都被他收拾一空。黄公子气得目瞪口呆。气了一会，也无可如何，只得取了月兰两张照片，并大略开了一个失单，已有万金开外，自己去拜钱塘县，托他上紧追拿，又请他发一角公文到上海缉访。一面写信知会华洋同知，将失单、照片一同寄去，叫包探认真探访。明知一时海阔天空，无从缉获，只好暂时放下，再作理会。因是为了此事，心中不乐，便也懒懒的坐在家中，有一月有余并未出去。屡次叫人到县里催过几趟，也并无影响。

忽一日，钱塘县差了一个家人，来黄府报知公子，黄公子方才晓得金月兰现在上海，依旧挂牌应局。自从黄公子将照片、失单寄到上海之后，那华洋同知翁延寿便派了两个有名的包探，仔细采访。你想上海的包探何等精细，金月兰又不会改头换面，不多几日，早被两个包探访了出来，立时协同巡捕，将金月兰人赃并获，解到公堂。会审官略略问了几句，道：“我这里也不难为你，只把你移县解回杭州，等你主人自己发落就是了。”就把金月兰移交上海县收禁起来。上海县登时发了一角咨文到钱塘县，叫他派差来申，将金月兰提回核办。钱塘县接了咨文，连忙叫人到黄府送信，请示办法。

黄公子听了，心中反又踌躇起来，暗想：月兰虽然可恶，既自己已经逃走，便成覆水难收，若仍把他提到杭州追赃审问，岂不辱没

了相府的门楣？况且耐着现在的凄凉，想到当初的恩爱，不觉心早软了一半。心中盘算了一回，打定主意，方对那差人道：“你回去上覆你们贵上。这金月兰虽是府中逃妾，但是张扬起来，未免声名不雅。据我看来，不必一定去办他逃走的罪名，只不许他再做生意，也就是了。请你们贵上就回一角文书，人也不必去提，只叫他具一个以后不再为娼的切结，再切实在上海县存一个案，如金月兰再在苏、杭、沪三处卖娼，便要彻底重究。你照我的话去说就是了。”钱塘差人诺诺连声，回去说了。钱塘县就发一角公文到上海县，存了一个案，准了金月兰具结取保出去，把一场天大的官司，化得来无影无踪，烟销火灭。

谁知金月兰江山好改，本性难移，只不敢在上海、苏、杭再做生意。闻得人说天津地方富盛，阔客极多，林黛玉、张书玉二人在天津不到两年，都是服用豪奢，外场阔绰，就是手中私蓄，何止万金，那衣饰尚不在数内。金月兰便想也到天津，投奔黛玉。他们本是要好姊妹，那有不收留他的道理。便收拾了随身的金珠衣服，趁了招商局新裕轮船的房舱。不一日，到了天津紫竹林。

停船上岸，好容易问到侯家后东天保南班林黛玉的寓所。黛玉见了月兰，惊喜交集，便问他如何脱身出来？月兰将逃走被拿、取保释放情形细说一遍。后说到上海不能再做生意，特地到天津投奔他的话。黛玉喜道：“这里正为人少做不出生意，要想去上海请人。我想近来上海的一班人也没有什么色艺双佳、擒纵客人的手段，所以我也不敢荐人。如今你既来此，甚是凑巧，那生意料想做得起的。我便叫本家替你预备房间，但房内的铺设是要的，两房间的陈设，少也要四五百块钱，你可打算得出么？”月兰道：“我身旁现银虽然不多，却有几十两金条在此，约莫也有二三千块钱，料想没有什么不够，这倒不用打算的。”黛玉更是欢喜，忙叫本家进来，说明缘故，要他预备房间。

那女本家名叫阿毛，也是上海人，大姐出身。近来着实有些积